

岭南文化世家

传记丛书 | 第一辑

风雅出身教 家风世代传

刘逸生家族

郭毓玲 / 著

LIU YISHENG JIAZU



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
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

传记丛书
— 第一辑 —
岭南文化世家

风雅出身教 家风世代传

刘逸生家族

郭毓玲 / 著

LIU YISHENG JIAZU



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

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雅出身教 家风世代传：刘逸生家族 / 郭毓玲著. —广州：
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，2016.8
(岭南文化世家传记丛书. 第一辑)
ISBN 978-7-5623-5061-3

I. ①风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刘逸生 (1917—2001) —家
族—史料 IV. ①K820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98261号

风雅出身教 家风世代传：刘逸生家族

FENGYA CHU SHENJIAO JIAFENG SHIDAI CHUAN: LIU YISHENG JIAZU
郭毓玲 著

出版人：卢家明

出版发行：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

(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17号楼，邮编510640)

<http://www.scutpress.com.cn> E-mail: scutc13@scut.edu.cn

营销部电话：020-87113487 87111048 (传真)

策划编辑：王 磊

责任编辑：王 磊

印 刷 者：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mm×960mm 1/16 印张：10 字数：134千

版 次：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48.00元



目 录

家族大视野

从“刘父择学”开始一个家族传奇的故事	/ 2
大小姐私奔——一个家族的成长离不开女人	/ 6
母亲启蒙，夯实根基	/ 11
父亲身教，潜移默化	/ 13

学海苦航：刘逸生

苦难的生涯	/ 18
把一部《辞源》背下来	/ 20
爱书之人，第一份薪水买了一本书	/ 22
最凶险的一次，台风中捡回一条命	/ 25
走上报人之路，从校对到“游击编辑”	/ 27
求学新闻学院，短暂而重要的求学历程	/ 29

拓荒老报人，参与《羊城晚报》创办	/ 31
一纸风行的《唐诗小札》与《宋词小札》	/ 33
创作永无止境	/ 36

广东文艺界领军人：刘斯奋

爱玩的童年，不安分的学生	/ 40
无心插柳，成就《白门柳》三部曲	/ 45
心无旁骛，唯有写作	/ 49
父子参与评选，儿子得奖父亲落选	/ 52
“官员易得，作家难求”	/ 54
政绩斐然的“思想型领导”	/ 56
一场著名的学术论战	/ 60
挥霍余生，从文学到画画不断创新	/ 63
“蝠堂”小记	/ 69

潜心治学的岭南近代史专家：刘圣宜

父母眼里的乖孩子	/ 72
高中毕业下乡当知青，寻找机会偷偷学英语	/ 74
无心插柳直接考上研究生	/ 78
放弃学书法，父亲最为惋惜	/ 81

承父衣钵 治史治学皆有所成：刘斯翰

学术上，与父亲走得更近	/ 86
乡下的自学之路	/ 89
跟随父亲选注经典，自学成为学术编辑	/ 91
兄弟情深，合作创作	/ 93
诗词立命，出版词集，退休到图书馆开讲座	/ 95

开启全新的研究命题：刘斯朗

调皮的孩子，自在的童年	/ 100
自动生产线上的电工，兴趣广泛的青年	/ 105
发现自己的兴趣，并从此成为终身事业	/ 109
由新的领悟，开始一种新的生活	/ 113

不断创新艺术形态：刘一行

父亲引导，幼年展现画画的兴趣	/ 120
大学的幸福时光，家庭里的美满日子	/ 123
创作融入生命，杂文、绘画均丰收	/ 126
慈爱的父亲，温馨的家庭	/ 129
开办个展收获成功，病魔来袭匆匆辞世	/ 135

让艺术融入技术：刘再行

- 父亲作楷模，努力地成长 / 140
不断创新，不知不觉回到艺术 / 143
教书育人，美院情怀 / 146

尾 声

- 所谓世家，重在观念的传承 / 150

刘逸生家族

家风
风雅出世
代传身教

家族大视野

一个家族的兴盛，是几代人的共同努力。如果我们追溯到家族兴盛的起源，那么，总会有一个人，为家族的兴起，起了关键的催化作用。

刘逸生家族，从刘逸生开始起步。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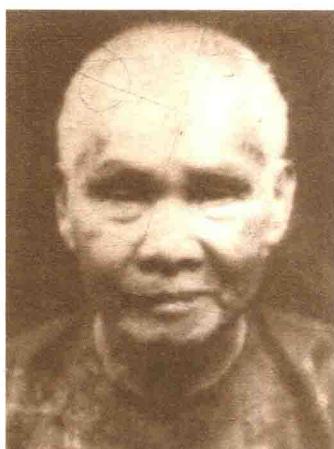
实上，从刘逸生的家庭出身来看，刘家并不是一个文化世家式的传统家族，但他通过自学，慢慢地将自己变成一个文化世家的奠基者，也将「自学」这一种刘氏家学传统，传承给家族中的成员。

从“刘父择学”开始一个家族传奇的故事

刘逸生家族文气传承的起源，是从刘逸生开始的。

刘家祖籍在广东中山沙溪的云汉堡村，往上五代都没有做官的，也没有出过有点名气的读书人。不但刘家祖上没有，就连刘逸生母亲的外家也没有。刘逸生母亲的外家，家境大概要富裕一些，有些田地。母亲勤劳，行事果敢，有主见，却是个文盲。刘逸生的父亲刘祥盛，天生有种不安分的性格，刘逸生是长子，在乡下出生不久，就被父母亲带到县城石岐，租了两间屋子，靠鞋匠手艺为生。过了几年，刘祥盛又率全家到了香港，在油麻地新街地租了一片门面，开了一间专门给皮鞋匠制作鞋楦的手工作坊。

但是这个皮鞋匠却有了那样书香绵延的后代，这也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。回头看看，当年刘祥盛应该是有一点文化知识的，闲时也看些通俗的杂书，但他的知识显然不足以传授和教育自己的孩子。幸好，他不是一个普通的鞋匠，与其他自我满足的手工匠人显然也不大一样。而最大的不一样，就是这个鞋匠虽然自己没有



刘逸生祖父

什么文化，但向来喜欢文化人的“风雅”。

刘逸生后来回忆自己童年的生括，还能记得当时家里的一些情况，例如刘祥盛喜欢一些新鲜的玩意儿，他把自己的住处装饰得很讲究，卧室里放的是新式大铁床，四柱到地，上面安了金顶，下面装着机械的轮子，可以转向。还有时兴的大镜面五桶柜，用的是上等的木料，满雕着飞凤、梅花，十分精致。更稀奇的是，不知他从哪里得来一种附庸风雅的脾气，喜欢弄些似懂非懂的字画、诗词、联语，用来装饰自己的家。如，墙上挂了一副对联，拿瓦筒粗细的竹子破成两半，上用行草刻着：“奇石寿太古；好花春四时。”按他的知识水平，懂不懂得欣赏那行草的书法，知不知道“寿太古”的意思，显然是很有疑问的，但他就是喜欢这个东西。不仅如此，他不知从哪里买来一个酸枝木镜框的行书横批，上面是满满的两首七律，后面的署名是“继尧”，估计是民国初年云南督军唐继尧的作品。他知道“继尧”是谁，明白那诗里所说的意思吗？显然，这只是从那些专门收买家私杂物的杂架摊子里随手买来的，因为看到人家陈设讲究的屋子里有这种名人字画，但谁知道是真是假，价值几何呢！

除了在家居装饰中有些“附庸风雅”的意思，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，刘祥盛也更倾向高雅的生活方式。当时的广东和香港，社会形势和风气可以说是很混乱的。抽大烟、赌博、娼妓，成为整个社会的流行病，大凡一些不安分，特别是有些小收入的人，很少有不沾染上这些坏习气的。可是这位刘祥盛却仿佛“出淤泥而不染”，既不抽烟，也不拈花惹草，不喝酒，更不赌钱，简直一点嗜好都没有。而且，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，但也喜欢看书。刘逸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：“还记得家里常有几本上海出版的《红玫瑰》，是三十二开本的杂志。里面尽是些‘鸳鸯蝴蝶派’作家写的小说、随笔之类。我看他不一定能全看懂，可是他闲下来还是硬着头皮看几页。尽管是半懂不懂，他也觉得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了。”



刘逸生母亲

没有坏习惯，爱读书，爱附庸风雅，这样的父亲，虽然文化程度不高，却给了孩子很好的启蒙。事实上，此后刘逸生家族的人们，勤奋、上进、好学，连打牌这种消遣都没有，不能不说刘祥盛自身的习惯影响了几代人。

刘祥盛这样“附庸风雅”的一个人，虽然自己没

有多少文化，但他特别关注儿子上学的事。刘祥盛与妻子共育有五个子女。其中有个儿子早夭，最小的儿子卖掉了。长子即刘逸生于一九一七年农历六月初十的上午。他起初把六岁半的儿子送进一家私塾开蒙，学念《三字经》，写毛笔字。刘逸生学写毛笔字吃了许多苦头，因为天生是个左撇子，矫正过来十分艰难。也许正因为其难，他后来反而练成了一个颇有成就的书法家。后来，刘祥盛看到鞋铺对面有一家“新制”的私立小学，又让刘逸生进了私立小学。有一次，鞋铺里接待了一位文质彬彬的刘先生，是个大学毕业生，在九龙的精武小学教书。据他介绍，精武小学是香港精武体育协会主办的，不仅聘来的老师都很有学问，而且学校更以大力提倡体育，改造国民体格为特色，孩子入学既可学习文化，又可锻炼身体，能文能武，自然与众不同。刘祥盛本来就觉得儿子的体格太过瘦弱，便立刻把刘逸生叫过来，认了老师，托付进了精武小学。

古有孟母三迁，今有刘父择学。刘祥盛为儿子读书的事情，想来肯定操了很多心。

有这样一位父亲，刘逸生的学业原本是可以无忧的。意想不到的是，在精武小学顺利读到四年级的时候，家里出了件大事。父亲在吃

饭的时候，吃沙丁鱼罐头，喉咙梗了骨，他用手猛抠，却始终吐不出那块骨头，折腾半天，就病倒了，送进医院，中西医都束手无策。吐了许多凝固的血后，竟撒手人寰。这一下天崩地裂，这个小家庭少了顶梁柱，在香港无依无靠，生活立刻成了问题。刘逸生再也不能上学了，开始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。他先是被送

回中山老家，在母亲的外家寄居，后来又辗转澳门、石岐、香港，迫于生计，当木匠、报贩、搬运工、排字学徒，一次次失业，一次次流浪，生活无着落。这样一个家庭，大多数时候连一个安定的住所都没有，哪里还有什么书香、什么门第可言呢？

然而这种流浪的生活并没有让他沉沦，他能自制，没有沾染什么不良的习惯；他很上进，抓住一切机会努力读书。刘逸生后来在香港的一家报社当杂工，由于他勤奋自学，当上校对，再从校对升到编辑，再到编辑主任、总编辑。

新中国成立后刘逸生回到广州，在《南方日报》工作，并参与创办《羊城晚报》。他在办报之余做学术研究，他的《唐诗小札》与《宋词小札》引起广大读者对诗词的兴趣，赢得广泛声誉。他一生读书不倦，七十多岁时，还学会用电脑写文章，一直到85岁去世之时，也从没停止写作。

就是在这样变幻的社会进程中，在忙于生计的流浪生涯中，一位著名的报人、文人、学者，慢慢成长起来，一个绵传不息的家族，也这样慢慢出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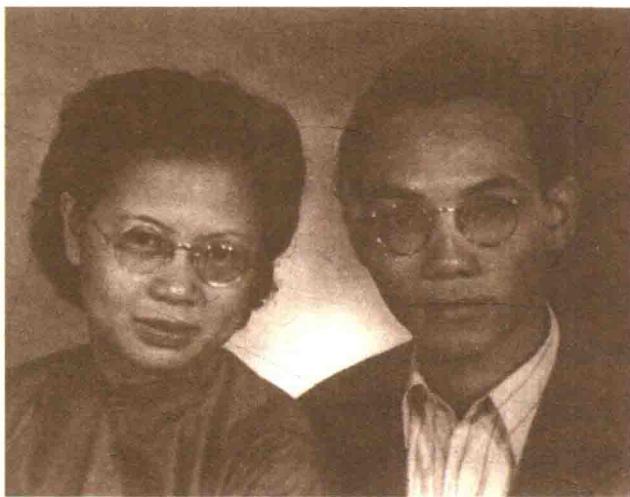
由刘逸生开始，刘家开始了一个“文化世家”的历程。



刘逸生与母亲

大小姐私奔——一个家族的成长离不开女人

在一个家庭的成长中，有时候，女人的作用甚至更为关键。自从刘祥盛去世后，家庭的压力一下子大起来，刘逸生很小的时候就由母亲领着，四处流浪。1941年12月，珍珠港事件爆发，香港被日军占领。偏偏这时候刘逸生刚刚结婚，成了家，要承担家庭的责任，再也不是“一人吃饱全家不饿”的状态了，他必须带着母亲和新婚的妻子，举家离开香港。原本在香港一家报社工作的刘逸生，不得不与其他报人一样辗转来到大后方广西。



刘逸生、吴琬华夫妇

刘逸生的太太吴婉华小姐原是香港当地一个大家庭的女儿，为了嫁给他，与家里断绝了关系，可以说，这是一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，有点“大小姐离家出走私奔”的意思。吴家姑娘离开稳定和安逸的家庭，宁可和一无所有并且前程不定的刘逸生共同生活，究竟看中了他什么，这恐怕是他们两个人都解释不清的。

吴婉华是一位知识女性，在那个多数女性都没得到教育机会的年代，她当时已是高中毕业的女生，也没有裹脚，看得出她的母亲有着进步的思想。高中毕业后的吴婉华，决定自立，宁愿自己出来工作，也不愿意依靠传统的旧家庭。据她的大女儿刘圣宜讲述，当时吴婉华从底层做起，到一家著名的“虎标万金油”工厂里做女工，因为字写得好，而且文书写作也都做得来，做了三个月女工后，升任办公室人员。更重要的是，刘圣宜说：“母亲是道德上非常纯净的人，有正义感，也有同情心。”这一点对整个家族的影响，更是绵长悠远的。

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一无所有的刘逸生哪一点吸引了吴家小姐？吴小姐知书识礼，尤其熟读古典诗词，刘逸生对诗词有研究，也许这是他们结识和恋爱的基础？香港的大家庭往往人情淡漠，男人有几个老婆和众多的孩子，关心不过来，女孩子从小不被重视，就形成很强的独立性了。而且，许多大家庭里还有种种不良的风气，这是吴婉华深恶痛绝的。也许她看中的正是刘逸生品性纯良，没有一点嗜好；也许她看中刘逸生自强好学、对文化的努力追求。总之，不管怎么说，在古代话本小说里常常出现的那种富家小姐和穷书生的故事，就在他们身上发生了。

吴婉华显然是一位相当有魄力的女性，也许当时她的婚姻并不被家庭祝福，但她毅然出走，此后一生中，就算遇到什么难处，就算刘逸生回内地后曾暂时找不到工作，就算从广东漂泊奔波到广西，都没有回头再向娘家人求助。由此也可以猜测，当年她嫁给刘逸生，可能



刘逸生岳父岳母

曾与家庭有过比较决绝的抉择。她的独立、主见、巾帼气，对于她的孩子、孙子们来说，显然有了更重要的意义。

应该说，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动荡的社会背景下，吴婉华嫁给刘逸生，显然也受过不少苦。离开香港后，他们回到内地，起初想去粤北找一份工作，没有如愿，于是又折回来，终于在距离广州不远的佛山找到一个国文教师的职位。经济上依然困顿，要养家糊口都很勉强，所幸的是一家人安顿下来，不用再四处漂泊了。这样过了一年多，刘逸生得到一位当年在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同学送来的消息，说有一份《言报》要在广西的梧州开办，也许可以到那里去谋一份工作。当然，他并没有过多考虑就作出决定了，能够重新做回他熟悉和喜爱的新闻工作，正是他的心愿。于是，一家人又离开佛山，前往梧州。这时候，他的妻子已经怀有身孕了，却毅然随他踏上了漂泊的旅程。

时局越来越差，刘逸生一家到了梧州，却并没有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他们成了自东往西逃难大军的一员。1944年1月，农历癸未年的年底，逃难途中的刘家迎来了新生命的诞生。吴婉华被送进了梧

州的妇产医院，只有婆婆陪着她，家中唯一的男主人却要外出筹钱，准备给医院缴纳孩子出生的费用。偏偏因为是头胎，胎位又不正，结果孩子出生时费了极大周折，使做母亲的吃尽苦头，据说连席子都蹬破了，最后还要用钳子将孩子钳出来。这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，父亲给他取名刘斯奋，母子平安，合家欢喜。但这家子还不能马上离开医院，必须等父亲筹钱回来，缴了费，才能把母子俩接走。经济如此窘迫，又是在战争期间，兵荒马乱，民生凋零，孩子出生后怎么养活呢？这成了让一家人发愁的问题。母亲难产留下了后遗症：她得了脑膜炎，连续发烧好几天。这在当时是足以致命的，所幸最后还算保住了性命。但是因为这一场病，吴婉华没了奶水，不能喂养孩子了。更糟糕的是因为这场病，吴婉华右眼失明。

继续往西走。下一站是桂林，那里报社多，也许更容易找到工作。而逃难者的方向也是往西，东边的时局越来越危险。男人在前面打前站，把女人和孩子抛在后面。产后的女人病体虚弱，还需要照顾。于是，这家的另一个女人，就是刘逸生的母亲，成了主心骨。她抱着襁褓中的孩子在逃难的人群中穿行，东家一口西家一口，为孩子讨奶水吃。奶水不够就吃些米糊。由于有一顿没一顿，营养差，婴孩的身体很弱，在逃难途中又得了痢疾，眼看小命不保。也许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吧！靠医生开出的1/4片磺胺药（这是特效药，当时刚刚发明不久），把刘斯奋从鬼门关救了回来。逃难者们像是一家人，能帮助的都尽量帮助，刚出生的刘斯奋吃着“百家奶”，得以艰难地活下来。

在逃难途中，还有个小插曲。当时，一家人正从西江乘船西行，为他们开船的船家夫妇心地很好，在生活上挺照顾，也谈得来。他们没有孩子，对刘斯奋更是爱不释手，于是提出要收养他。逃难的确艰难，但这是第一个孩子，而且是个男孩，又是刘家的长子嫡孙，祖母首先坚决反对，无论如何也不能送人。

还有一次，他们和逃难的人在一个破庙里投宿，遇上强盗。祖母也不知哪来的勇气，竟挺身而出，大声呵斥，众人也起来附和，气势凶猛，因为是黑夜，强盗不知底细，最终没敢进庙。

刘逸生一家逃难的经历，其实也是中国近代史中特别有意义的一段集体记忆：西南联大的变迁历史影响过一代中国文化人，而作家齐邦媛在《巨流河》一书中，也详细描写过撤退大西南的经历。刘家在万不得已中融入这样的大潮中，经历磨难。

生活这样艰难，但因为有女人的坚强，也因为幸运之神的眷顾，一切总在最困难的时候化险为夷。经历了这么多磨难，一个家族，刚刚开始了它的襁褓时期，并且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同步，慢慢成长起来。